

## 夏日抒怀(组诗)

文/何军雄

## 初夏

鸟雀鸣叫。清晨的雨露  
抱住硕大的叶子摇摇晃晃  
一缕晨光,透过山的脊梁  
播撒到乡村盛大的舞台  
  
夏日的庄稼,节节拔高  
一声布谷,惊醒初夏的草木  
所有的寂静在午夜苏醒  
花香四溢,漫过乡村的牧场  
  
夕阳西下,一缕炊烟高升  
家的版图上,乡愁分量太重  
初夏时节,适宜素描故乡  
铺开的纸张临摹绿色的事物

## 五月的田野

微风习习。和着夏日的热浪  
五月的田野上,色泽饱满  
山林里,静候阳光的枝叶  
侧耳聆听一曲高亢明亮的鸟鸣  
  
麦浪的腰身,顺着五月摇摆  
一朵祥云,悬在半空中  
河岸上,柳枝摇曳随风荡漾  
五月的田野,被金黄占据  
  
一只蛙,借着月色企图越界  
乡村寂静,炊烟在黄昏中攀升  
五月的田野上,花香弥漫  
庄稼,渴望一把镰刀的抚摸

## 立夏贴

布谷鸣叫,垂柳沉思不语  
麦苗疯狂滋长。在夜晚  
一只猫顺着墙角攀爬  
夜里的风,吹开季节的骨骼  
  
枝叶舒展骨节,和着晨光  
一株野草,举起硕大的石块  
将春的序幕,缓缓退去  
只剩下色彩斑斓的绿意  
  
时光隐约,漂泊在天边的云  
在夕阳的余晖中找寻归途  
夏的布道词,在午夜唱响  
以盛大的光影,将季节唤醒

## 夏日荷塘

蜻蜓高蹿,荷叶沉默不语  
一声蝉鸣打破夏日的宁静  
阳光毒辣,池塘四周  
伫立着不敢靠近的微风  
  
天空瓦蓝,祥云徘徊不前  
夏日的荷塘上,莲叶遮盖  
和着幽香,将景致描绘  
连同黄昏的残阳一起临摹  
  
水色清廉,一弯涟漪的流淌  
顺着夏日的脉搏激情澎湃  
夏日荷塘,久别的颜料  
打翻了一幅画的波澜壮阔

## 芒种时节

布谷声声。麦子肆意摇晃  
一缕微风躲过镰刀的锋利  
那个在夜晚赶麦场的人  
手扶月光,在芒种时节回家  
  
炎阳高照,麦穗呈现金黄  
季节酝酿出一场盛大的革命  
夏日的麦田,随风摇摆  
麦浪翻滚,田野里蛙声四起  
  
沉甸甸的麦穗,低着头颅  
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  
麦香扑鼻,顺着缕缕炊烟  
辨认故乡的版图与方向

## 夏日抒怀

槐花飘香,夏日麦浪翻滚  
激情一度高涨。一只蝉  
在树下咏颂诗篇,和着夕阳  
将垂柳的枝条摇曳成万般柔情  
  
老屋寂静,风的手指轻盈  
拂过炊烟的腰身。蛙声四起  
沉醉于五月的池塘与河岸  
莲的心事,铺满夏日的水面  
  
十万绿色,涌入夏日的词牌  
一场盛世空前的咏叹调奏响  
在季节的宣纸上挥毫泼墨  
一幅画卷,在夏日次第打开

## 乡村四月

四月的乡村,庄稼长势良好  
晨雾逐渐弥漫,羊群顺着小道  
在山间草场,咀嚼美味佳肴  
野花绽放,一只蜜蜂嬉戏打闹  
  
夏日的微风,吹拂过山坡  
静候在老屋的麻雀啄食谷粒  
乡村的册页打开,一幅美景  
渲染了整个四月的舞台  
  
开不败乡村四月的豌豆花  
装点着山村,以及夏日的庭院  
一场雨,清洗过麦苗的腰身  
布满乡村的绿色,向外界蔓延

## 槐香五月

槐花飘香。五月诗意灵动  
时光的碎片,在季节蜇伤  
像是夏日娇惯的孩子  
一缕幽香将五月艳丽点燃  
  
蝴蝶翩翩起舞,顺着槐香  
找寻爱情的方向和途径  
花香弥漫,失眠的猫  
捕捉一只被岁月遗忘的蝉  
  
适宜抒情,槐香飘满乡间  
沉醉在田野的稻田  
连同晨曦,一同漫步在  
五月如花的日子里

## 桃花

桃花,高喊着春天的名字  
和一只蜜蜂,眉来眼去  
在乡村的山坡上竞技  
色彩,渲染了整个季节  
  
最先告知春天的消息  
与一只鸟雀,喋喋不休  
桃花是乡村最美丽的新娘  
在故乡三月,粉墨出场  
  
春天的舞台上,桃花怒放  
占据着整个乡村的主角  
春风浩荡,十万朵桃花  
将故乡的锦绣向外界延伸

## 梅味悠然

方华

季入仲夏,一场雨连绵不断。或滂沱如瀑倾泻屋顶,在瓦楞间激起一片水烟。或沿屋檐汨汨而下,一时像嚎啕涕涟的孩童,一时又像两行清泪挂颜的女子。

"黄梅时节家家雨",因江南梅熟而得名的梅雨季,当是啖梅的好时节。

藏在绿叶间的青梅,已难掩酸涩的心事,在枝头露出了它们的娇颜,圆润光洁的脸颊挂着清亮的泪珠怯怯地笑。

熟了的青梅浅黄,像一场没有结局的初恋,淡淡的甜,深深的酸。若不是挚爱之人,难以把控它放荡不羁的青涩。

宋诗人杨万里诗言:"梅子留酸澱尺牙"。新鲜的青梅因其能酸掉大牙,因此很少有人直接食用。记得年幼时,母亲总要将青梅腌渍几日后才给我们啃嚼,盐水减淡了青梅的酸涩,有着别一样的酸酸甜甜,在闷热的天气里让人生津解渴。

后来临梅雨时节,每购得新鲜梅果,也依着母亲的方法腌泡品尝。青瓷黄果一盘在案,听窗外雨

声淅沥,也是雅趣悠然。

后来读《三国演义》煮酒论英雄一段:"盘置青梅,一樽煮酒。二人对坐,开怀畅饮。"总是心生倾慕。虽无"今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耳"之豪情,却也自其中得青梅煮酒之佳味。

青梅煮酒,梅是新鲜青梅为佳,酒是江南黄酒为最。几颗青梅、几块冰糖、一壶花雕,文火慢煨,绵香满屋。浅啜慢饮间,暖胃祛湿,沉闷发霉的情绪被挡在身后。

梅子黄熟时,江南有青梅烧鸡之佳肴。青梅几颗与鸡同烧,梅子的酸与鸡肉的香交融,鲜嫩而酸甜的感觉在唇齿间弥漫,爽口爽胃。

我的家乡地处江淮之间,梅雨时节也有一款梅鸡美食,却不是青梅烹制。

梅雨季,麦已收割,秧已栽插,篱墙藤蔓攀爬,架上瓜豆垂悬,一场连绵的雨水渐渐漫了大沟小沟,满了河湖塘坝。因雨裹足的一段农闲时光,乡人用不知起自何时的习俗——吃梅鸡,以慰刚刚结束的劳作之苦,也补充体力以迎将至的

农忙。

鸡是开春孵出的仔公鸡,一般还没有打鸣开叫,却上蹿下跳,精神十足。因时临梅雨季,这些不过三四个月的仔鸡,乡人便称梅鸡。

吃梅鸡讲究新鲜活力。也就一斤左右的梅鸡,正是嘉年华。宰杀清洗剥块的仔鸡一定要用新榨的菜籽油煎炸,烹制中一定要加入一大把刚从田里收上来的大蒜籽。文火稍焖之时,母亲转身在园中摘下两只鲜红在秧叶间的辣椒,切丁投入锅中。仔鸡鲜嫩易熟,没多大功夫,色香诱人的"梅鸡"便端上堂屋的桌子,令人垂涎。

吃梅鸡,乡下有讲究。一是进梅时吃一只,出梅时再吃一只;二是尽量不放盐或是少放盐,说是这样补养会更好;三是男孩子最好一次吃下一整只,利成长发育。自童年起,我母亲总在入梅出梅时缘习按俗给我吃整只的梅鸡,一边笑盈盈地看着我,一边絮叨着:吃梅鸡最补,吃梅鸡最补,不要剩,不要剩。

"三个月的鸡,门拐上嘶;三个

月的鸭,动刀杀;三个月的鹅,挂不住砣。"也有在梅天吃梅鸭、梅鹅的。只是一整只鹅一个人是吃不了的,一家人也勉强。但能吃下就尽量"扫"掉,以慰青黄不接时的寡淡,更滋身养力,精气神满满地迎接炙热的日子。

梅天,万物湿霉,又名霉天。只是在这梅雨溟溟的日子,有了有滋有味的回味,记忆即便烟雨蒙蒙,也是不会生霉的。

"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"雨季温婉,人更温婉,梅雨季里,落下的诗情和温情几许?即便是这淅沥而下的寻常梅雨,在有趣之人眼中,也是诗意盎然,雅意天成。

清苏州文士顾禄在其《清

嘉录》中记到:"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,以供烹茶之需,名曰梅水。梅雨如膏,万物赖以滋养,其味独甘,故储雨水以煎茶,雨水较江水洁,较泉水轻,必判分昼夜,让过梅天,炭火粹之,叠换缸瓮,留待三年,芳甘清冽。"

寻寻常的雨水,寻寻常的事物,在生活情趣之人的眼中,总是别一番风味,韵味悠长。

于是,乘梅雨正欢,伸手窗外,接一捧清亮的诗意,润我案头的篇章。

